



在官场，权势相争，惊心动魄；及智谋，奇思巧计，叹为观止；
于江湖，侠骨柔情，一世英雄。
随波逐流，另辟蹊径，碰撞出一个无与伦比的玄幻世界。
江南奇女子，洋洋百万言，赢得好评如潮！

一代军师

卷伍

十面埋伏

The great
military counsellor
of that era

随波逐流 著



一代军师

卷伍

十面埋伏

随波逐流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十面埋伏 / 随波逐流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0.7

(一代军师系列)

ISBN 978-7-5391-5777-1

I. ①十… II. ①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9458号

十面埋伏

随波逐流 著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320mm 1/32

印 张 9.75

印 数 0001-10000

书 号 ISBN 978-7-5391-5777-1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立威定策.....	1
第二章	苍鹰折翼（上）.....	13
第三章	苍鹰折翼（中）.....	24
第四章	苍鹰折翼（下）.....	36
第五章	间其腹心.....	49
第六章	内忧外患.....	61
第七章	万金家书.....	72
第八章	布局天下.....	81
第九章	杀人灭口.....	93
第十章	雪影杀机.....	106
第十一章	一见如故.....	117
第十二章	步步为营.....	129
第十三章	舍命相搏.....	140
第十四章	绝地重生.....	150
第十五章	惊闻巨变.....	161
第十六章	无敌之罪.....	171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七章	有口难辩	181
第十八章	十面埋伏.....	193
第十九章	恩断情绝	203
第二十章	大战前夕.....	213
第二十一章	乌云密布	223
第二十二章	古墓秘舵.....	234
第二十三章	高山流水.....	244
第二十四章	沁水初战.....	254
第二十五章	清野血战.....	265
第二十六章	紫烟遗尘.....	275
第二十七章	安泽败战.....	286
第二十八章	胜固欣然.....	296

第一章 立威定策

大雍武威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哲初入泽州大营，任监军，杖悍将以立威，众军折服，军心乃安。

——《南朝楚史·江随云传》

数日之后，终于到了泽州大营，远远看着犄角相连、隐伏杀机的大营，我心中不知怎么凭空生出骄傲的念头。上有雍王这样的明君，中有一干虎将，下有这雄兵万千，若是大雍不能一统天下，真是没有天理了。

齐王走到车前，笑道：“随云，这次你可不能坐车了，我命人准备了一匹性情温顺的战马，你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微微一笑，道：“多谢齐王设想周到。”

说罢，我在小顺子扶持下跃下马车，骑上了那匹齐王所说的温顺战马。虽然我风寒尚未痊愈，但已无大碍。我策马落在齐王身后一步，向大营驰去。

离大营还有数里之遥，营门大开，衣甲颜色鲜明的两列骑兵雁行而出，然后上百名高级将领随后策马亲来迎接，加上他们身后的亲兵，一个个气势汹汹，在我看来不像是迎接，倒像是挑战。

那些将军到了我们面前，挥刀行礼，然后高声道：“末将等恭迎大帅回营。”

我总算也在军中待过，没有被他们的吼声镇住。我眼光一闪，乘机把这些将军面貌都看了个清楚。有一些颇为熟悉，是在雍王府见过面的，只不过我在雍王府深居简出，却是不怎么相识。不过，站在众将之首的那人我却记得清清楚楚，正是我那个最不爱读书的弟子荆迟。听说他已经做了齐王的副手，两年不见，他气质变得沉稳，少了几分鲁莽。还有一半将领颇为陌生，看他们望向齐王的目光忠诚狂热，其中有一两个人我记得在齐王身边见过，想必都是齐王的亲信。这些将领隐隐分成了两派，中间隔着明显的距离，泾渭分明。我微微苦笑，不知道齐王是不是故意不去交好那些倾向雍王的将领。若是他肯用心，这些将领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拉帮结伙。

齐王回礼之后，高声道：“陛下钦使何在？”我自然知道齐王为何这样着急见皇上的钦使，大雍军令，无武职者不得擅入军营。我如今没有武职在身，就是齐王也不便让我进军营。

随着齐王的高呼，有人高喝道：“奉敕令，齐王李显、楚乡侯江哲接旨。”

我抬目看去，一个绯衣官员捧了黄绫圣旨从营门策马而出，李显和我连忙下马。香案早已经准备好，荆迟带着众将簇拥着李显和我跪下听旨。

那名官员高声朗读了一遍圣旨。众将听得明白，却是任命楚

乡侯江哲为监军，便宜行事，泽州大营上下都须受江哲监督。任命监军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只不过皇上和齐王之间的关系众人皆知，若是任命了别人，那些将领不免怀疑皇上是不放心齐王，准备对齐王出手了。可是任命江哲做监军，那就不一样了。军中地位高的将领都知道江哲是皇上的心腹军师，对他的事情也知道得不少。雍王方面的将领自然知道江哲的厉害，相信若是他做了监军，那么齐王定然无法起异心；齐王方面的将领却是知道齐王能够“戴罪立功”镇守泽州，就是此人向皇上留书推荐的，此人又是齐王亲自请来的，就是再笨的人也知道齐王对他的敬重。所以军中将领虽然互相有隙，可对这个监军却都接受了。

圣旨宣过、谢过钦使之后，齐王下令升帐。这是军中的大事，一旦传令升帐，逾时不到是要斩首的。不过今次升帐似乎比以前更加吓人。大帐之内，虎贲卫和齐王的亲兵两侧站立，经过前日合力厮杀作战，如今已经不像一开始那样彼此戒备，但还是存了一较高低的心思。双方都气势汹汹，那些解了兵器进帐议事的将领都觉得背后寒气四射，不由心中直打鼓。

李显心中苦笑，看了一眼坐在东侧上首的江哲，心道：我若是强行压制，只怕反而会激化矛盾。你的职责就是调解军中的对立情绪，怎么还是袖手旁观呢？一边想，一边使了几个眼色。

我看在眼里，心中道：若是他们打了起来，岂不是显得我无能？我仔细看了众将一圈，目光落到荆迟身上，看来还是得拿他开刀才行。不过这也不是冤屈了他，泽州大营两派对立，他就是雍王一派的首领。倒不怪这家伙存心争夺权利，偏巧他就是无遮拦的性子，平日行事不免懈怠礼仪。此人又心直，对皇上自然是不敢稍有放肆，对着昔日敌对的齐王却不免有些大大咧咧。他这

样无心行事，别人却不免以为是皇上示意他掣肘齐王，所以雍齐两派将领的对立也就显露了出来。偏生这个荆迟又是个极重情义的人，总有些护短，若是两派将领闹了起来，他便带着亲信袍泽打头阵，结果让齐王越发难做。如果齐王置之不理，军心不稳无法克敌；齐王若想要杀一儆百，这荆迟又是皇上爱将，且是无心之过。如今我若是不处罚荆迟，就不能镇住雍派将领。

想到这里，我微笑道：“元帅，本监军初来乍到，还不清楚军中事务，不知道如今军情如何？”

李显一愣，心道：随云怎么这么积极？前日我跟他说起军情，他还懒得听，总是说到了大营再说，如今怎么主动问了起来？他正要搭话，我轻轻给他使了一个眼色，李显立刻住口不言。

阶下众将，能够入得帐来的都不是有勇无谋的匹夫，所以齐王没有答我，他们个个也都缄口不言。只有荆迟，数年不见，早就心痒痒的想跟我问候，却一直没有机会，如今一见我出言询问，齐王又是默然不语，只道是齐王故意给我难堪，他又是除齐王之外的第二人，便开口道：“禀告先生，末将——”

他刚要说话，我突然脸一沉，喝问道：“荆迟，监军和元帅说话，你为何插话？”

荆迟一愣，连忙辩解：“先生，末将无心插话，只是元帅没有答，末将才多言了。”

我冷冷道：“岂有此理！一军之中，帅位只可一人独据。我和元帅说话，元帅又没有许可你代为回答，你怎敢多言？难怪我听闻你飞扬跋扈、目无尊上，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荆迟先是有些委屈，可是他早已习惯将我的话翻来覆去想上几遍，这一想居然冷汗直流。想到数年来自己虽然无意，但在军

务上和齐王多有纷争，难怪齐王一派的将领总是和自己为难。

荆迟不是笨人，想到昔日离京之时，皇上让自己好好支持齐王，自己却是如此行为，怪不得江先生要出言斥责。想通之后委屈全消，反而心惊胆战，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战战兢兢地道：“末将知罪，请先生责罚。”

我心道：这荆迟果然仍然畏惧我昔日余威。目光一扫，只见雍王一派将领人人面有不安之色，看来这几年都没有少给齐王添麻烦。

我故意露出冰冷的神色，道：“本监军承皇命监督众将，荆迟犯上不敬，有害军心，罪在不赦。呼延寿，你给我将他推下去斩讫报来。”

阶下众将立刻哗然。雍派将领看着那面寒似水的监军，心道：莫非是监军和齐王合谋要铲除荆迟？可是这监军乃是皇上钦命，总不会偏向齐王吧。那些齐派将领虽然恼恨荆迟，可是数年来并肩作战，觉得若是杀了他不免惋惜。这时，呼延寿已经寒着脸带了两个虎贲卫就要将荆迟推下去。

雍派将领虽然心中疑虑，可是都知道虎贲卫是皇上的禁卫，心道：莫非是皇上有心杀了荆迟不成？便不敢阻拦。有的更担忧若是荆迟不肯平白送命，搅闹起来可就糟了，那样就没法子替他求情了。谁知平日张扬的荆迟居然只是苦着脸束手就擒，就连冤枉也喊不出口。当年在寒园他可没少因为强辩而被我惩戒，所以他心中早就有了成见，若是不喊冤或者还会没事，强辩只怕是罪加一等。

等到呼延寿将荆迟带了下去，李显心道：怎么人都带下去了？莫不是随云真的动了杀机？他忍不住看了我一眼，道：“随云，

还未开战就斩杀大将，未免有些可惜。不如饶了他这一次吧？”

我淡淡道：“军中铁律，轻慢主将乃是死罪。人人如此，军中岂不失了规矩？”

这时，阶下众将一看不好，这个监军是真的铁了心要杀人了。雍派将领连忙纷纷上前恳求，不过这次可都是先给齐王行礼之后再说话了。齐王一个眼色，那些心有戚戚的齐派将领也纷纷求情。我这才脸色温和地道：“既然众将都为他求情，我就饶了他这一次。传令下去，将荆迟杖责二十，日后若再有怠慢上位者，定斩不赦。”

军令传下，又过了片刻，呼延寿等人带了上身精赤、血痕宛然的荆迟前来复命，我这才收起怒容，淡淡道：“荆迟，杖罚你也受过了，以后可不许再犯。陛下命你为副，你怎可如此糊涂，扰乱军心？今后不可再擅自行事，否则就是齐王殿下不管你，我也不会放过你。”

荆迟虽然受罚，心中却想既已受刑，看来先生不会再生气了，便欣然答应。

我见他这些神态，知道他虽然听命，但还没有戒惧之心，便道：“荆迟，方才罚你乃是军法。你好歹从我数年，也算是我的弟子。作为师长，我也要罚你不从上命。这个刑罚你若是不想受，可以断绝师徒恩义，我就不再管你。”

荆迟一听连忙道：“先生尽管责罚，弟子并无怨言。”荆迟可是颇以身为我的弟子为荣，怎肯破门而出？再说，若真的断绝师徒恩义，不说如今我的身份，就是别人的耻笑他也受不起的。

我微微一笑，道：“小顺子，你待会儿监督他抄写军规百遍，不许他偷懒找人代写。”

李显忍不住笑道：“早就听说随云你最喜欢罚荆将军抄书，果不其然。”

荆迟苦着脸应诺。

接下来，齐王给我引见了军中众将，其中有几入我颇为留意。樊文诚、黄龄，他们是齐王身边亲卫军的统领；夏宁、罗章是齐王麾下有名的猛将。这四人都是齐王的亲信，当年太子李安就是拿了兵符也调不动他们。雍王方面的将领我虽然也认得几个，可是如今长孙冀远在关中，裴云屯兵长江北岸，司马雄更是统领禁军，自然都见不到。剩下的这些将领我虽然多半听过，却很难引起我的注意。接着，齐王下令十日之后全军大比，命众将各自准备，言语中隐隐暗示大比之后就要出兵攻打北汉。众将这几年本就隐忍得难受，听了这个消息自是人人振奋，都想着在大比之中占先，出战之时好打头阵。

等到众将退下，我本想去自己的营帐休息，却被齐王硬扯到了他的寝帐。在帐中，齐王似笑非笑地盯着我，好像等我问他什么。

我却是装聋作哑。

过了片刻，李显终于苦笑道：“随云，你不要再装蒜了，还是快点说说你对这次出兵有什么看法吧。”

我故意惊问道：“殿下何出此言？大雍规矩，监军不可过问战事，这些事情殿下自该去问军中大将和幕僚才是。”

李显气结，他却是聪明，眼珠一转，道：“随云，你可知道镇守边关事关重大，不得圣旨不能回京？”

我愣了一下，道：“自应如此。”

李显露出狡黠的笑容道：“若是我们和北汉对峙，别说是一



年两年，就是三年五年，我也有法子让你不能回京，却不知到时候慎儿还认得你不？”

我听了仿佛晴天霹雳，心道：糟糕，我怎么忘记了这件事情？若是北汉不能攻克，我就不能回京。想到贞儿、柔蓝和慎儿，我心中更是焦虑。

想了半天，我不由失笑道：“殿下可真是随云的克星。当年在南楚，我对殿下可是戒惧得很，殿下的侍卫手一按上刀柄，我便立刻屈服。如今殿下的杀气我已经不怕了，殿下却又拿家室来威胁。让我做监军，不知是让我压制殿下还是殿下压制我啊？”

李显苦笑，道：“那是你没有准备对付我，否则我早就被你卖了还在替你数钱呢。好了，快些想想，这次皇上的意思就是除掉龙庭飞。只要此人一死，北汉就是迟早覆亡的局面。可是龙庭飞领军作战从无败绩，本王虽然骄傲，也知没有必胜的把握。若是和他拼兵力，恐怕会损失惨重，到时候大雍元气大伤，又如何对付南楚呢？”

我见齐王心诚，暗道：罢了，若是困在这里也是没有趣味。再说，我既然来了军中，若是不理军务，只怕皇上那里也说不过去，还是平了北汉要紧。

于是，我整理了一下思路，道：“殿下和龙庭飞比较，谁的军略强些？”

齐王想了一下，道：“本王擅长战阵，在战略上似乎不如龙庭飞。此人在军事上的天赋确实出色，本王不过是靠着兵多将广罢了。不过本王倒也自信，这龙庭飞就是本事再强，也不可能让本王一败涂地。”

我摇头道：“殿下所说只对了一半。龙庭飞军略确实强过殿下，

这些年来，他屡次进攻大雍都是得胜而归，再不济也是全身而退。北汉军骁勇善战，龙庭飞麾下颇有几个大将，再加上明时势、知进退，所以大雍会屡次败在龙庭飞之手。可殿下若是和龙庭飞作战，却也不会弱过他，只是殿下心中只想着铲除龙庭飞，所以才不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

齐王有些迷惑，道：“随云你不也认为北汉有龙庭飞，才是我军挫败的主因吗？”

我笑道：“正是如此。北汉若没有龙庭飞支撑，早就被大雍所破，可这并不代表我们对付北汉就是对付龙庭飞啊！”

齐王想了一想，道：“莫非你是想离间龙庭飞和北汉朝廷的关系吗？只怕很难。现在龙庭飞深得信任，又是准驸马，就是想要离间也没这么容易。”

我摇头道：“离间并不容易。现在的北汉主虽然不是什么明君贤主，但是却有一样好处，就是敢放手、敢信人。龙庭飞得侍这样的主君，也是他的福气。这离间一策，用在龙庭飞身上却是无用。就算有用，只怕也耗时太多。”

齐王道：“那么随云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微微一笑，道：“龙庭飞用兵虽然千变万化，可是万变不离其宗。他用兵喜欢奇正相辅，常常自率大军，然后遣一军为偏师。或者自领大军攻城破寨，或者令偏师袭我侧翼辎重，我雍军虽众，却往往落得一个被他恃强凌弱的局面。”

李显有些尴尬地道：“正是如此。他每次用兵或是派遣谭忌飘忽在我大军左右，或是让石英千里奔袭，我为了对付龙庭飞总是不敢轻易分兵。就是这样，一有松懈，还往往被龙庭飞所乘。这些年来，北汉屡次进犯，用兵都是千变万化，让我不明白龙庭

飞是如何如臂使指地指挥偏师。”

我轻轻一笑，道：“你这是把龙庭飞想得太高了。他就是再有本事，也不能分神指挥偏师。殿下不见龙庭飞常用谭忌另领一军，石英虽然也会独自出击，却往往一击而退，不似谭忌一般飘忽难测。应该说谭忌也是一个将才，只可惜光芒被龙庭飞掩盖罢了。”

李显若有所思地点头道：“你说的不错。龙庭飞就是三头六臂，如果没有得力的将领，也不可能屡战屡胜，这一点我竟忘记了。只因大雍将领多半都败在龙庭飞手上，所以对他颇为忌惮，却忽略了他身边几个大将的重要性。”

我冷冷道：“龙庭飞是北汉军的魂魄，他麾下的将领就是他的羽翼手足。既然龙庭飞不可轻攘，那么我们就先断绝他的羽翼、折断他的手足、消磨他的心志、打击他的信心。这样连番打击，殿下还怕他会翻出大雍的手心吗？”

齐王只听得一阵心寒，良久才道：“我们应该如何进行？”

我也不回答，站起身来，半晌才道：“若是殿下肯依从我的计策，一件件按照计划进行，我可以担保一年之内龙庭飞授首、北汉称臣。”

齐王正容道：“先生之命，李显无不遵从。”

我又道：“此事不可外泄，否则若是龙庭飞防备到了我们的手段，又要多费手脚，所以，除了我和殿下，任何人都不能知道此中真相。”

齐王笑道：“这是自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成害。本王自然知道守密的重要性。”

我满意地道：“既然如此，我们便进行第一步，十日后的

比正是好时机。我要选一个人。”

李显目光一闪，没有说话。

十日之后的大比热闹非常。这次齐王下令只比较战阵，各军选出千人来以木制兵器互相交战。这一次大比的结果倒是令人万分惊讶，因为荆迟杖伤初愈（实际上是不许他出战，他本已是副帅身份，怎可与众将争锋），故而他这一军是由参军宣松领军的。宣松虽然通晓军机，可是武艺不高，很少领军上阵，所以人人都道他必败无疑。谁知这宣松居然指挥有方，十几场厮杀竟然一场未败，就算不能取胜也能得个平手。

此人的名字我也听过，自从投雍王之后不久就被派到荆迟军中做参军，后来荆迟常年滞留长安，都是此人领军，想不到他竟有如此手段。我一边惊叹，一边问齐王道：“殿下，这样的人才应该让他当将军才是，怎么还让他做参军呢？”

齐王尴尬地道：“军中同僚多年，谁不知道宣松可以领军，可是大雍的规矩，不能上阵杀敌的就不能做将军。宣松虽然通军务，但他是幕僚出身，又是文人，所以无法领军。”

我忍不住笑道：“当日东晋之所以衰败，是因为轻视武人，用文人统军，以至于外不能御蛮夷、内不能平叛乱，后来局势纷乱，各方将领纷纷割据独立，这都是重文轻武的害处。大雍想必因此定下不许文人领军的律条，只是未免矫枉过正。怪不得我见这些年来战报，荆迟这一军是攻如烈火、守如磐石，我还奇怪。原来，荆迟有这么一个帮手。这样的功绩却让他屈居人下，至今连入帐议事的资格都没有，真是可惜。”

齐王听了不觉面红耳赤，其实如果李贲还在领军，只怕早就破格将宣松升为将军了。只是李显虽然不会故意为难李贲的旧部，

却也懒得为了提拔偏向李贽的将领而更改旧例。

我装作没有看见，道：“不过这倒也好。这次宣松正可以派上用场，这样的大功立下来，殿下也可以名正言顺地保举他提升将军，让他自领一军了。”

李显连忙道：“就依你，就依你。”

我目光飘向了远处，那里荆迟正扯着宣松说些什么，离得太远听不清楚，可见他得意扬扬拍胸膛的模样着实好笑。小顺子不知何时回到我身后，传音道：“荆将军是跟宣参军说，他和你关系很好，一定有法子可以让宣参军自领一军去做将军。”

我不由动容，想不到荆迟竟有这样的胸怀和眼光，倒也让我刮目相看呢！